

# 哲学史

## 10 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 1

### 惠顿学院的亚瑟·霍姆斯博士撰写

亚里士多德的因果观远比我们复杂得多。我们通常所说的“原因”，实际上是指产生结果的某种作用力。那么，是什么让棒球飞起来呢？不正是击球手击球的力量吗？是什么导致了某件事的发生？我们通常认为，某种具有因果力量的力能够产生某种结果。但亚里士多德并不满足于此。

我们称之为“力”的东西，他称之为“有效因”。之所以有效，是因为它能产生效果。从这个意义上讲，它具有效力。

但显而易见，如果你想解释任何过程的最终结果，无论是自然过程还是人为活动的结果，无论是人造物还是其他任何你想解释的东西，所涉及的材料种类以及受影响物质的性质都具有因果意义。所以他谈到了物质原因。如果你用木头雕刻东西，其结果肯定与你用石头雕刻东西的结果不同。

材料很重要，雕塑家的作品也很重要。所以，这立刻就引出了两个原因。

但我刚才说了，他把形式也当作原因来对待。另一种原因。他称之为形式原因。

也就是说，这里涉及到所生产之物的本质。如果我们讨论的是橡子逐渐长成橡树的过程，那么橡子本身就具有其形态，这种形态蕴含着橡树最终形态的潜力。这种形态因果关系就蕴藏在橡子之中。

如果它不具备橡子的本质，就不会长成橡树。所以，除了橡子本身，还需要形式因。但你会注意到，结果的本质取决于事物本身所蕴含的潜能。

因此，形式因的本质中存在某种目的导向。一种目的导向。他称之为一种潜能。

对某事物的潜在能力。结果是，除了谈论事物的本质之外，亚里士多德还增加了一种因果因素：目的因。

目的或目标。最终目标。目的。

这四个因素都参与其中。例如，如果你说的是雕塑家在石头上雕刻东西，我已经用这个例子说明了这里有动力因（雕塑家的雕刻工作）和质料因（石头而不是木头）。但形式因呢？是的。

关键在于它最终呈现的形式。比如说，如果是一尊思想家的雕塑。

你见过罗丹的雕塑《思想者》吗？那么，它想必会呈现出思想者的形象。思想者的本质，大概会通过人物的姿态来展现。但不仅仅是形式，还有创作这一作品的目的。

为何要建造这座雕塑？为了装饰帕特农神庙。而这与雕塑的比例以及所需的观赏角度息息相关。

诸如此类。自然过程和人造物也是如此。例如，当他谈到繁殖时，他总是能发现这四个因果因素在起作用。

质料因是母亲的身体。动力因是父亲。形式因是孩子将要继承的父亲本质特征。

因此，最终目的是为了生出与父亲长得一模一样的后代。这并非亚里士多德的原话，但意思差不多。所以你看，这里有四个原因。

你看，这种对女性的沙文主义态度又出现了，这种态度在古代就已存在。女性仅仅是物质存在。我希望我们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步。

所有的论述中，你都要注意这一点。事实上，如果你读过《形而上学》第一卷，除了我们上次讨论过的前两章之外，你会发现，他在评述前人思想时（也就是第一卷的主旨所在），着重指出早期前苏格拉底哲学家只关注物质原因。

他们提出的问题是，什么是基本物质？物质。泰勒斯说是水。

阿那克西美尼说空气。赫拉克利特，火。恩培多克勒，土，空气，火，水。

他们都在谈论物质原因。你看。哦，动力原因也开始发挥作用了。

尤其当你读到像恩培多克勒这样的人时，他会把爱与恨视为推动事物发展的力量，并认为它们创造了循环往复的结果。的确，其中也暗示了形式因果关系的存在，虽然并不清晰，但在赫拉克利特的《逻各斯》和阿那克萨戈拉的《纹索》中都有所体现。

思维。毕达哥拉斯定理。当然，还有普莱诺。

但他那样做，就像走上了一条死胡同。因此，亚里士多德对柏拉图和毕达哥拉斯都提出了异议，他认为毕达哥拉斯是柏拉图诸多相关思想的来源。所以你看，他对前人的讨论都是围绕这个方向展开的。

他声称他的前辈们没有明确阐述的一点是最终原因的必要性。哦，或许在阿那克萨戈拉的著作中能找到一些线索。是的，对柏拉图而言，形式，或者说事物的本质，似乎暗示着存在某种事物，它是事物的自然之善。

这一点在柏拉图对人类灵魂的论述中尤为突出。但他们并未明确指出，在任何过程中，无论是在自然界还是在人类活动中，在任何类型的过程中，都始终存在一个最终原因。亚里士多德认为，强调这一点是他对迄今为止形而上学体系发展的独特贡献。

翻阅一下这本选集，就能看到这一点。例如，如果你翻到第300页，就会发现他在评述前人的作品时，首先列举了这些原因。

第300页第一栏底部开始。显然，我们必须掌握本因或第一原理的知识。而“因”一词有四种含义。

其中一种指的是实质、本质；另一种指的是物质或基质；第三种指的是变化的根源。

第四，导致这种结果截然相反的原因在于目的。善，是所有世代的最终归宿，也是变革的根源。现在，当他提到实质、本质时，你要记住，实质仅仅是指事物本身。

本质，它真正的样子。所以，事物的本质，事物的性质，它的形式。这是其中一个原因。

然后是基质，也就是被作用的对象。物质，质料原因。变化的源头，是的，动力原因。

然后是目的、最终目标和最终原因。他列出了这四个方面。你会注意到，他在下一段中继续讨论了早期哲学家，他们认为物质本质的原理是唯一的原理，是唯一的原因。

于是他开始研究那些前苏格拉底哲学家。在第302页，第一栏中间，你会看到这样一段话，有人说理性存在于整个自然界。脚注11指向了阿那克萨戈拉。

还记得阿那克萨戈拉吗？他列举了各种各样的种子，涵盖了所有可能的特质，并按照理性、逻辑和心智和谐地排列。这其中就暗示了形式因果论。然后他又谈到了恩培多克勒。

到了第303页，第五章，毕达哥拉斯学派开始受到关注。而到了第305页，第六章，柏拉图则成为焦点。

值得注意的是，他对柏拉图的讨论并没有深入探讨，在306页的开头，他就开始质疑参与的本质。他说，毕达哥拉斯学派认为事物的存在是通过模仿数字，而柏拉图则认为通过参与。

但参与或模仿究竟是什么，他们却留下了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。这才是关键所在：具体事物如何参与到形式之中。

两者之间有何联系？于是他继续探讨，到了306页。为了在第七章中阐述四因，他再次引用了那些论述物质第一原理的观点。在307页那短短的四行文字中，他指出运动的根源，无论是友谊还是冲突，就像恩培多克勒所说的那样，都属于动力因。

接下来是本质或形式，然后是与之相关的目的论。因此，他所追求的目标一次又一次地清晰地展现出来。

现在，请翻到后面，或者更准确地说，翻到物理学部分。第381页。你会再次注意到类似的情况。

他在物理学第二卷第八章开头就指出，我们现在必须思考，为什么自然界要被归类为最终的、有目的的原因。好的。自然界的一切都具有内在的目的性、意义和实现的本质。

我们必须思考，当我们谈论自然时，必然性究竟意味着什么。这一点非常清楚。而从381页到384页的章节，正是在讨论这种最终因果关系。

关键在于，柏拉图将形式视为秩序的根源，并试图用自然进程对形式的抵抗来解释混乱和邪恶。你还记得他说过，造物主仿佛掌控了自然进程，但当他放手时，自然进程就开始瓦解。你看。

于是，我们得到了这两个原则，一个是前者，另一个是后者，有时被称为二元性。然而，亚里士多德并不满足于此。究竟是什么驱使物质事物朝着善、有序、美的方向发展？如果正如柏拉图所说，理念是超越性的实体，本身没有任何力量可以施加，如果物质事物缺乏内在形式，那么物质事物又是如何在发展过程中趋向于善、趋向于秩序和美的呢？如果没有内在形式，我们又该如何解释这种有序的、有目的的变化呢？他所说的正是事物的内在禀赋，一种内在的目的论。

他将其视为一种自然潜能，一种自然可能性，这种潜能在此过程中得以实现，即潜能的实现。根据亚里士多德的说法，这是所有变化、所有变化过程（无论是自然的还是人为的）的特征。因此，他指出，自然界的一切都带有目的性。

自然界创造万物皆有其目的。在另一处经文中，上帝和自然也一致认为，万物皆有其用途，其目的，其功能。

明白了吗？所以他认为目的不仅体现在人类有意识地进行的行为中，也体现在自然过程，以及无意识生物的活动中的，尽管这种活动是无意识的，但本质上也具有某种目的性。从各种过程产生结果的普遍方式来看，我们可以看到它们本身也是以结果为导向的。既然万物皆有其内在潜能，那么艺术家所做的，并非创造，而是发现。

去发现这个世界物质元素中蕴藏的自然潜能。音乐家并非创造音乐，而是发掘声音物理规律中的潜能。明白了吗？雕塑家并非凭空捏造某种设计或形状，而是从木纹或石质中发现其可能性，并将这些可能性变为现实。

艺术变成了一种发现的过程。有一本关于美学理论的书，由我以前的一位研究生导师编辑，书名就叫《创造与发现》。

他的论点是，艺术不仅仅是创造。那是19世纪浪漫主义者对人类创造力的过度美化，仿佛它具有神性。你看，艺术家的创造力其实在于，他们能够构想出材料本身所蕴含的可能性。

并将它们变为现实。发现。嗯，这种关于自然自身潜能、内在力量的事情意味着，自然界中没有任何事情是随机的、无因的。

现在，有时原因的复杂性，特别是有效原因，会导致除了正常的、自然的事件发展过程之外，还存在一些偶然的、附带的原因。当存在这些外在的、偶然的的过程时，他称之为偶然性。因此，某人在途中发生意外事故就是偶然的。

这并非当事人的本意，纯属偶然。偶然事件并非无因事件。

简而言之，自然界存在着诸多外在因素，这些因素与最初启动的自然过程无关。它们介入并产生后果，其中一些后果并非自然过程最初所追求的善。因此，用这种方式，用过程的视角来谈论自然，意味着他认为自然始终处于过程之中，始终处于变化之中，而时间正是自然的本质所在。

现在，我们又看到了与柏拉图的一些对比。柏拉图似乎认为时间是短暂的，仅仅是永恒不变的当下的影子，一个不断变化、变幻莫测的影子。但对亚里士多德来说，如果变化的过程是事物的本质，那么时间就仅仅是我们衡量变化过程的方式。

他将时间称为运动的尺度。所以我们才会谈论每小时行驶多少英里。明白了吗？英里/小时，或者英尺/秒。

时间。正是这种对时间连续性的认知，使他能够解答芝诺悖论。你还记得吗？永远追不上乌龟的兔子？永远过不了马路的鸡？没错，因为不存在单纯的运动，运动总是与时间相关的，所以芝诺忽略了时间因素，只考虑了袋鼠跳跃的运动，而不是每分钟、每秒或每小时的跳跃次数。

因此，亚里士多德的自然观是必然目的论。现在，他关于自然的论述变得极其重要。在中世纪，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观点被广泛接受。

因此，人们认为万物皆有其自然秩序。所有自然过程都有其既定的目的和目标。而且，在自然进程中，这些目的和目标最终都会实现。

自然自身的资源似乎能够支配世界进程。然而，在中世纪末期，一些神学家和哲学家对此提出了异议。奥卡姆的威廉声称，这妨碍了上帝对自然进程的主权。

这意味着上帝必须始终服从于这些本质的、永恒不变的形式。马丁·路德也同样受到了奥卡姆的威廉的影响。我认为约翰·加尔文虽然不像路德或奥卡姆那样极端，但也强调了上帝的直接主权及其强大的作为。

而不是神圣创造的、具有自身力量的自然过程。所以，我们接下来要留意这一点。柏拉图-亚里士多德关于真实形式运作的模型，为整个中世纪的犹太教-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神学提供了一个强有力的概念框架。

它在中世纪末期也曾遭到相当大的反对。我们需要追溯这类事情的根源。好的，到目前为止还有什么问题吗？这四种原因。

明白了吗，大卫？你谈到偶然性时，说过其中存在外在因素。这些外在因素从何而来？自然，自然的运行规律。你可以这样理解。

这是蚊子发育和传播的自然过程之一。这是人类发育和在夏日傍晚出行的自然过程之一。两者交汇，结果可想而知。

你被蚊子叮咬了。蚊子及其行为与人类的本质无关。存在着内在的必然原因。

此外，还有一些无关紧要的偶然因素。正是这些无关紧要的偶然因素，产生了他所谓的偶然性而非本质性的东西。这话说得有道理。

你知道，这种说法也适用于人的成长发育。举个例子吧？比如说，你妈妈怀你的时候她的饮食习惯，会影响你长大后的体型。

现在，自然的遗传过程已经结束了，没错。但还有一些偶然因素会影响她的饮食，从而对你产生影响。你可以把他的“原因”一词在这里的广义用法理解为与他的“原则”一词同义。

好的。你还记得他说过科学感兴趣的是科学的基本原理吗？那么，什么是基本原理呢？嗯，科学家们想要做的，例如在生物学中，就是理解生命的本质。

好的。生物学，从字面上讲，是研究生命的科学，研究生命的本质。顺便一提，亚里士多德是一位生物学活力论者。

生命本质上不同于物质化学过程。好的。他想了解生命的本质。

他想了解其中涉及的物质要素。他想了解我们意义上的因果过程，了解起作用的力量。好的。

他想理解，他想辨别其目的、最终目标。这种生物过程自然而然地会导向什么？因此，科学家所做的就是试图理解这些原理，并根据特定科学领域的定义来解释它们。他认为，如果能够阐明这些原理，就能推断出各种具体案例的结论。

所以，他的科学模式是提出前提并推导出结论。好的。这种科学观念一直主导着14世纪经验方法的出现。

好的。笛卡尔对数学推理进行了修改、吸收和再修改，并将数学推理作为科学的模型。好的。

第一原理就变成了公理，变成了不证自明的真理，从中可以推导出各种各样的结论，就像几何学中那样。因此，它们在科学哲学中影响深远。现在我想说，你可以把原因看作是第一原理。

你可以试试其他同义词。它们是解释性因素。因此，在解释任何类型的变化时，无论是物理的、生物的、经济的、政治的、道德的，还是任何类型的变化过程，都适用。

你要寻找四种不同的因素。解释任何已出现的事物，例如法律制度，都涉及到这四个因素。托马斯·阿奎那从亚里士多德那里得到了这一观点。

因此，阿奎那在他的法律论著中将法律定义为理性的规章。这是形式因。为了公共利益，这是目的因。

由拥有权力和权威的人所创造，这是动力因。对于社群而言，这是质料因。本质上，这四种原因又重复了一遍。

阿奎那谈到神圣创造时，他是在说造物有一个动力因，即上帝；造物也有一个形式因，即上帝的智慧。这定义了造物的本质，使其像上帝一样。

创造有其最终目的，即在各个方面都像神一样。但它没有物质原因。创造是无中生有，从虚无中诞生的。

这是阿奎那对它的运用。但这种框架主导了中世纪的思想，直到机械论科学兴起，也就是15、16世纪的科学革命。

我认为，你很容易就能明白那里发生了什么。因为机械论科学承认动力因，也就是力；也承认物质因，也就是物质粒子。

物质与运动，物质与力，这就是牛顿物理学。但它对形式因或目的因却不感兴趣。因此，从亚里士多德的角度来看，牛顿科学只算半门科学。

而接下来令人着迷的发展，是牛顿之后经验主义的演变。以大卫·休谟为代表的学者们，他们认为经验主义是通过简单的经验方法来实现的。

我们既不了解动力因，也不了解质料因。那么休谟的结论是什么呢？他对一切自然知识都持怀疑态度。我们对超出当前经验范围的事实一无所知。

但整个讨论的出发点是亚里士多德的四因说。这样解释清楚了吗？卡尔，你这个问题问得这么长，我却回答得这么详细。还有其他问题吗？好的，我们继续深入探讨一下。

我的练习是擦掉这些白板。存在及其范畴。他告诉我们，形而上学是存在的科学。

存在的科学。但亚里士多德的特点再次体现在这里：那就是追问当我们说某物是“存在”时，我们究竟指的是什么。

谈论事物的本质。赋予事物存在的意义。请注意，“存在”这一概念的用法多种多样。

他将我们思考存在的这些不同方式称为存在的范畴。存在的范畴。如果你愿意，也可以说是我们思考“是什么”的不同方式。

但事物存在的方式也各不相同。好吗？现在，其中一种方式，也是最基本的方式，是事物作为实体存在。这是他的第一类概念。

物质。因此，当我们谈论事物时，我们试图确定物质的本质。但我们还可以用许多其他方式来谈论事物本身。

请看第314页。注意他列出的类别。314.

这段话出自他的《形而上学》第四卷第二章。在这一页的开头，他写道：“事物有很多种存在方式，尽管它们都与一个中心点相关。”

确实是一种确定的事物。而且这并非仅仅通过含糊其辞来表达。他在文章中间部分就明确阐述了这一点。

有些事物之所以被称为“存在”，是因为它们是实体；有些事物之所以被称为“存在”，是因为它们是实体的表现形式；有些事物之所以被称为“存在”，是因为它们是趋向实体的过程。

破坏或 物质的匮乏或特质。产生或生成物质的。或与物质相关的事物。

或者说，是对这些事物中与物质相关的某一方面或另一方面的否定。他提到了许多不同种类的存在。这在某种程度上仅仅源于他博学多才的科学兴趣。

试图给所有我们用来描述它的事物归类。它是黑色的。这是一种特性。

它是圆形的。那是一种形状。它在那边。

这是一个空间位置。它曾经在这里。这是一个时间参照物。

如此往复，不一而足。我们用不同的方式表达某件事物。但这不仅仅是思维的范畴。

它们是思维的范畴，没错。但它们也是存在的范畴。换句话说，这不仅仅是玩弄思辨的游戏。

他认为这描述了现实。你看？我们头脑中会做出这些区分。但这些区分是真实存在的。

所以，这与存在的科学有关。无论你谈论的是生物学意义上的存在、纯粹的物理意义上的存在、历史意义上的存在，还是经济或政治意义上的存在，都存在着这些作为存在本身的范畴。存在的科学正是要做出这些区分。

但这并非重点……哦，让我先补充一点。当我们讨论他的逻辑时，我们会再回到这些分类。因为他非常坚持认为，在推理过程或逻辑过程中，很容易出现纰漏。

而且，你可能一开始还在谈论自己属于某一类，却不知不觉地开始谈论自己属于另一类。在这种情况下，你就是在含糊其辞，你在用同一个词表达两种不同的含义。这一点极其重要。

这违反了基本的思维规律。最基本的规律就是矛盾律，即一个事物不可能在同一时间、同一方面既是又不是。

但如果你改变谈论它的视角，你谈论的就不是同一件事了。你是在含糊其辞。现在，除了存在的范畴之外，请注意我刚才说过，他拥有存在的法则，而这些法则也与思维的法则完全对应。

与存在法则相对应的思维法则。请翻到第316页，他（实际上是接下来的十页，第316页、317页）在那里谈到了思维的基本法则，即矛盾律。也就是说，一个事物不可能同时在同一方面既存在又不存在。

事物不可能同时在同一时间、同一方面既是又不是。现在，他在第317页第一栏中间称之为最确定的原则。这是所有原则中最确定的，对此不可能出错。

这样的原则必须既是最广为人知的，又非假设性的。凡是理解存在之人，都必须具备这一原则。凡是有所了解之人，都必须知道这一原则。

显然，这样的原则是最确定的。它指的是，同一个属性不可能同时属于同一个主体，又不可能同时不属于同一个主体，也不可能在同一方面发挥作用。这就是他关于矛盾律的经典表述。

你不可能同时既高又不高，在同一意义上也是如此。你不可能同时既在这里又不在这里，在同一意义上也是如此。你可以说我的心在别处，但你的身体肯定同时在这里，在同一意义上也是如此。

所以，他对此非常坚持。他还补充说，在第二列的顶部，任何人都不可能同时相信同一件事既是又不是。不可能在同一时间、同一方面既是真又是假。

要么是对的，要么是错的。它不可能同时在同一方面既是又不是。有时候，当你问我问题时，你可能会问：“是这样还是不是？”你可能会注意到我会回答“是”，因为我想让你习惯于在不同的方面思考“A”或“非A”的概念。

在不同方面。但不是同时在同一方面。明白吗？现在的问题是，这样的原则能被证明吗？你能证明这条逻辑定律吗？他说，嗯，不，你无法以通常意义上的积极论证的方式证明。

因为要证明逻辑定律，就必须先假定逻辑定律成立。但是，我们无法给出不陷入循环论证的肯定证明，而他则提供了一个否定论证。一个否定证明。

洛克在第318页，也就是第一栏中间的位置，指出这种论证的出发点并非在于对方断言某事是或不是，而在于他所说的内容是否具有意义。要说一些有意义的话。如果他真的要说什么，这难道不是必要的吗？如果他什么也没说，那么他既无法为自己推理，也无法与他人进行推理。

如果承认这一点，论证就成为可能，因为我们已经拥有了确定的结论。负责证明的人不是进行论证的人，而是倾听的人。他虽然否定理性，却又倾听理性。

如此往复。现在，下一列，直接往右。那么，就像开头所说的那样，我们假设这个名字只有一个含义。

那么，假设“男人”这个词只有一个含义，那么“身为男人”就不可能意味着“不是男人”。明白了吗？不可能同时包含两个相反的意思。如果“身为男人”不可能意味着“不是男人”，那么你不可能同时在同一层面上既是男人又不是男人。

他的观点是关于负面示威的。你想表达点什么，任何点都行。

好吗？卡尔，说点什么。说个说法，或者断言。地毯是红色的。

地毯是红色的。那么，你的意思是地毯是红色的，还是它不是红色的？是它是红色的。你的意思是，它不可能同时在同一方面既是红色又不是红色。

你这是在假设。现在，假设卡尔说矛盾律是错误的。你看，我会问他，卡尔，你的意思是矛盾律是错误的吗？还是你的意思是它不是错误的？要么它是错误的，要么它不是错误的。

但如果你说它不是假的，你的意思并不是它真的不是假的。明白了吗？如果矛盾律是假的，那么为了做出这个断言，你就必须否认它是假的。它不可能在同一时间、同一方面既是假的又是真的。

如果你的意思是它既是假的又是真的，那你什么也没说。我不知道你的意思。换句话说，要想说任何有意义的话，你必须假设并遵循矛盾律。

你知道吗？你不仅要假设它成立才能论证它，而且要否定它也必须假设它成立。明白了吗？如果否定它本身就是自相矛盾的，因为你必须假设它成立才能否定它，如果否定它本身就是自相矛盾的，那么就只有一个可能。它一定是真的。

明白了吗？把它写成一个简单的析取三段论。矛盾律要么为真，要么为假。如果“矛盾律为假”这个断言本身就是自相矛盾的，如果这个假断言之所以自相

矛盾是因为你必须先假设矛盾律成立才能否定它，明白吗？如果这个假断言本身就是自相矛盾的，那么这个假断言本身就是假的。

那么唯一的解释就是这条法律一定是正确的。没有其他解释，对吧？如果断言某件事是假的会让你陷入自相矛盾，那么断言这件事本身就是假的。如果断言这件事是真的，那么从逻辑上讲，这件事就是真的。

这就是亚里士多德的证明。他称之为矛盾律的否定论证。他会挑战你，我也会挑战你，让你说出任何违反矛盾律且有意义的话。

现在有人说，东方思想就是这样。给我们看看。给我们看看一些有意义的东西。

当然，人们可以胡言乱语，毫无意义，但请拿出有意义的东西来。它可以同时兼具真假，并且在同一层面上都成立。现在，有些人说黑格尔的辩证法——正题、反题和合题——否定了矛盾律。

我只能说他们根本没读过黑格尔的逻辑。因为黑格尔并没有明确否认这一点，他只是说这无关紧要。

这很简单，因为如果你处理的是一个历史进程，你处理的不是同一时间发生的事件，而是不同时间发生的事件。所以，正题在某个时间点适用，而反题在随后的时间点可能适用。明白了吗？所以你可以同时拥有“是”和“非是”，但它们发生在不同的时间点，而不是同一时间点，而且它们在同一个方面都适用。

黑格尔对不同的时代感兴趣。他研究的是历史哲学。因此，矛盾律是其基本原则。

一切逻辑都建立在此之上。一切交流，认知交流，一切语言运用，都建立在此之上。这就是矛盾律。